

湘江头条

倔强的一生

——怀念恩师胡彬彬教授

吴 灿



2012年10月,胡彬彬(右二)在苗寨考察。

通讯员 摄

2012年1月3日晚,在岳麓山下的一家茶馆,我第一次见到胡彬彬教授。他看了我带去的几本打印文稿,挑出毕业论文说:“这个我带回去,学习一下。”又说:“我这人写文章很少,但是要求真。”我诚惶诚恐,不知道这个“真”,需要到什么程度才算。

第二天一早,胡教授在湖南大学给我介绍了他最近做的一项国家重大课题。出门时,他把一篇打印稿给我,标题是《我国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遗产现状与保护思考》。10天以后,这篇文章发表于《光明日报》理论版,篇幅不长但分量十足;4月,国家四部委发布《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》;5月,《光明日报》整版报道了胡教授的事迹;年底,中国第一批传统村落名录公示。

此后,他的主要标签是中国村落文化理论体系创建者、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。中心是他一手创建的,每一个学生眼中的他都有不同的样子,但我们都称他“先生”。

先生的脾气大。2012年去绥宁考察祭狗,太阳直晒,我刚到屋檐的阴凉处喝一口水,就被他当做吃不了苦的典型,当着众多村民和县领导的面,狠狠骂了我一顿,但跟他相处时间长了,才知道他发脾气只是不愿意拐弯抹角解释意图,把你外化成了另一个自己。

他眼神锐利,带着金刚的一面,但也有菩萨的一面,一旦认可某人,就会不遗余力地给予帮助。他也是一个矛盾的人,喜欢安静,也喜欢呼朋引伴。十多人围桌吃饭,很多时候他都是焦点,天南海北的话题多从他这里引发,最后又到他这里总结收官。

先生的经历就是一个传奇。早年上山下乡,在新化一家工厂劳作。大学毕业后,在银行看守过一年的金库,在地下室的日子,全靠读书打发时间。但他不是书呆子,20世纪80年代做过生意。后来生意不做了,继续上班。工作之余,都耗在全国各地的村落中,收集了大量实物与数据资料。

1984年,他在黔东南开启了田野考察。当时他还未满25岁,意气风发,提着行囊翻山越岭。当时的信息远没有今天这么发达,所有的行走都只有一个大致方向,前方会遇到什么,完全不知。2000年之前,他的足迹就已踏遍大江南北。西北领略漫天黄沙,东北探索冰天雪地,海南体验热带风情,后来又去往中东、欧洲、北美、亚洲的其他国家,研究不一样的文明。文字描写出来如此美妙,实际上的经历艰辛无比。在四川前往西藏的途中,连天暴雨,他在路上被困一个月。在湘西考察时掉入坑洞,三天后才被经过的猎人救上来。

2003年,他评为研究员不久,入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。之后几年,他创建了文博专业,申报了“长江流域宗教文化研究”,这是岳麓书院有史以来的第三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。转到中南大学后,他又拿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。但他曾坦承:“不去拿项目,别人说你没能力。拿了项目,也不能说明学术水平很高。”

先生担任两届省政协常委期间,我帮着整理了10年的政协提案,深知他对于每一件提案的用心之处。1500字左右的篇幅,逐字逐句反复推敲。这些提案从湖南传统村落保护开始,拓展到乡村建设的方方面面。值得一提的是,在他的推动下,数十万没有户籍的“黑孩子”全

部上户。

他的内心柔软细腻。2016年初,寒冬之际,他带我们在江永勾蓝瑶寨考察水龙祠壁画。当时,壁画四周的墙壁岌岌可危,院内杂草丛生,苦楝树和构树都已碗口粗。好几所高校“三下乡”活动,带学生到过这里,也都把此处状况写进了调研报告,但都没有引起外界注意。

先生知道它的价值,更揪心它的保护。有一次,从水龙祠出来,行走在勾蓝瑶寨的田野,举目四望,大片绿油油的莴笋蔓延至天边。他在前,我在后,我们一踩一脚泥。他双手插在薄薄的羽绒服口袋,身形微微佝偻,显得心事重重。望着远方一座座的小山包,他喃喃地说:“那又有什么办法呢?”

回长沙之后,我拟了数份报告,他跑了好几次省委、省政府及相关部门,又给国家文物局、教育部、财政部分别拟了报告,准备过完春节去北京。随后半年,在他的带领下,团队获得一个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重大委托课题,加之又与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召开了几次学术研讨会,这座风雨飘摇中的山野小庙逐渐引起省里的重视,终于有了维修资金。

先生的一生,有很多类似的善举。某些寂寂无名的历史遗存,如宝庆竹刻、明山石雕、湘西木雕、《群村永赖碑》……都是人眼、经他手,再三考证辨识,多方奔走呼告,才得以进入更加广泛的视野,为世人所知。

先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。每次出差返回长沙,都是先进办公室再回家。某年腊月底,他在贵州考察村落。师母担心他不回家过年,特在当地电视台点歌提醒他。

在先生眼中,晚上熬夜学习工作,不是第二天晚起的借口。他认为睡到上午9点多起来,双眼无神,四肢无力,整个人看上去很颓废,也不知道自己一天究竟要干什么,浑浑噩噩,这才是最可怕的,并非晚起这么简单。

2023年底退休以后,他住在乡下,最大的想法是继续观察乡村,以文化人身份。我们节假日去看他,他总是带我们去周边找各种湘中美食。回长沙时,他会在我们车厢里塞满东西,田里的蔬菜鸡蛋蜂蜜、新收的稻米、刚宰杀的鸡鸭鱼猪、鲜榨的菜籽油茶油,有什么给什么。

但长期拼命劳作,透支了先生的身体。他大概每年住一次医院,又讨厌浪费时间,两个小时的点滴,他要求护士一个小时就打完。2017年,他做了肝脏手术,以为时日不多,草拟了一份遗嘱。不多的积蓄,一部分捐给社会,一部分留给家人。他再三交代,死后不举行追悼仪式,迅速火化,骨灰撒入江河,不要打扰他人的生活。留不留骨灰,立不立墓碑,都意义不大。他希望活着的人,好好做自己的事。

2025年4月,先生病情恶化。7月21日晚上7点多,他摆脱了人世间的痛苦,去了另一个世界,享年66岁。我们还来不及悲伤,7个小时后,遗体就送入殡仪馆。凌晨3点多,四周安静异常,只有几辆送行的车,在黑夜中慢慢穿行。虽时值三伏,但有凉风拂面,夹着几点细雨,微有秋意。

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,知道他病情的也没有几个人。一个月之后发讣告,也是他生前再三交代过的。正如师母所说:“洒脱如风,无挂无碍,自由来去,才是他的本意。”

(作者系胡彬彬教授学生,现为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教授。)

不屈的脊梁

——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

一

1931年春天,年轻的费德尔教授受美国教育机构委派,独自坐了一个多月的船,来到岳阳城南约五公里,风景如画的湖滨大学,接任这所学校的校长。顾长健硕的费德尔,有一头微髻的亚麻色短发,脸庞刚毅,每一个见过他的人都认为他极富吸引力。同时他为人又十分谦卑,与任何人交谈都保持着倾听的姿态,是一位能力出众而又和蔼可亲的年轻校长。

学校在急切地候着他,现状令他压力巨大。他所崇敬的前辈、法学博士海维礼校长,1902年从仙台被转派到中国,经过25年的奋斗,在岳阳创立了湖滨大学、贞信女中、普济医院,给一座古老的城市注入多姿多彩的现代文明。1927年,69岁的海维礼先生病重决定回美国治疗,不幸亡故于太平洋上的邮轮中。

一张海维礼先生被扶着缓缓登船离开岳阳的照片令费德尔泪目,从此他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学校的建设和教学中。海维礼先生离世后的三年里,两校一院没有了主心骨。特别是湖滨大学,曾经培养出中国试管婴儿之父卢惠霖、著名细菌学家魏曦等英才的大学都停办了。在新晋校长费德尔的全力整伤、打理下,这些产业迎来了新的高光时刻。从1931年到1941年,费德尔在岳阳任职10年,时间的长度仅次于开创者海维礼先生。

正当费德尔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,鬼子来了,岳阳很快成为当时抗战的前沿和中心。1938年8月,岳阳沦陷。海维礼的小女儿、贞信女中校长海爱义决定带领两校一院全体人员奔赴湘西,与大后方的兄弟单位合作运营,暂避日寇锋芒。各单位都在紧张地打包、清场,要启程了,海爱义问费德尔校长:“费德尔先生,您都准备好了吗?”费德尔气昂昂地回道:“我准备什么?我不走!我坚决不走……必须得有人留下来守着这一切!”

二

在两校一院众多的外籍人士中,费德尔成了唯一留下来的一个。他还临危受命,兼任了普济医院的院长,每天乘船穿梭于学校与医院之间。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为了向大家展示我的力不从心,我要记下我的全部兼职工作——每月7天的学校工作会议和课程、站点会议、医学会议;学校与医院的簿记工作;兼职的监督维修和替换;兼职管理9所小学。”

在他的活动下,普济医院门头挂上了红十字会的标志,几乎走空、搬空的医院迅速复苏,为战时岳阳市民提供宝贵的诊疗服务。很难想象,日寇在攻克岳阳时,对中心城区的轰炸给市民造成巨量的死伤,没有一所高水平并坚持运转的正规医院,灾难将要严重多少?

1938年7月,中日军队在岳阳进行了一场殊死的争夺战,城市遭到日军连续轰炸26天,普济医院也没有例外,被炸得极惨。费德尔决定把人员和少量搬得动的器材转移到郊外的湖滨大学,这可是违反日军禁令的——日军正欲将普济医院的人员和设备,补充到其驻岳11军一千张床位的医院,要不是普济医院被炸,费德尔那可要吃不饱兜着走。

两校一院的职工和家属、房子被炸的市民、前线涌来的难民、伤员和患者,迅速将学校的空间塞满。费德尔的担子越来越重,他不得不与难民中的三名美国人组成一个负责班子,组织人员守护学校,服务难民,重点是不让日军官兵进入校园,为此他多次主动出面与驻岳日军高层联系、沟通。

他们每天四处检查大轰炸对校园和医院造成的损坏。他们告诉住进校园的难民:放心,遇到任何危险,都可以得到我们的保护。注册护士迈尔斯小姐在难民中开展妇女儿童工作,她保护了难民中最大的一个群

体。她会讲岳阳话,了解岳阳人。她非常同情他们,为他们治疗身上的小毛病,得到了岳阳人的爱戴。

驻防新墙河北岸的日军官兵,距湖滨大学仅仅几公里。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湖滨大学30余栋坚实考究的房子被难民住满,他们却只能长时间地住帐篷,冬冷夏热还不安全,都很恨死了费德尔,碍着外交关系又不敢冒动,只能伺机报复。

其实,不用他们报复,费德尔和他的伙伴们也饱受战争之苦。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7月27日大轰炸,我在医院,三颗炸弹掉落在离我一百码以内的地方。许久我都没有从这个惊吓中缓过来。”

“1938年,城里人都去了乡下或湖的另一边。9月,岳阳成了一个被炸毁、被遗弃的城市,轰炸太频繁,毁灭性太强……”“我们的座右铭是:始终坚守尊严和礼貌。……我们的小社区奇迹般存活了下来。”

三

1941年12月9日,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。一大早,凄风苦雨中的岳阳湖滨大学,突然冲进来一队荷枪实弹的日军官兵,小巧玲珑的木质校门被他们野蛮地撞裂。

接到工友报信后,费德尔从校长室飞奔而来,看了看,认出他们是驻扎在学校附近日军第11军的人。过去的几年,这帮家伙多次试图闯入觊觎已久的美丽校园,一直没有得逞。

这个清晨,他感觉情况非常不妙。昨夜,他从无线电里知道美国向日本宣战了。在日占区的美国侨民,危险系数无疑迅速增大,自己费尽心机与日军建立的平衡和稳定,已不复存在。可此刻的他,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,像往常一样笑脸迎上去,用英语告诉对方:“虽然目前日美两国关系出了点问题,但未经许可你们仍然不可以进来。”

为头的日本军官懂英语,他指着费德尔的鼻子道:“我告诉你,从今天起,这里由大日本皇军接管,我有权处置这里的一切。你要是聪明的话,就什么都不要说了。”

“我抗议!”费德尔浑身颤抖。

日本士兵照着费德尔的脸上就是一枪托,打得费德尔鼻子淌血。随即费德尔被日本士兵押着,步行离开了校园。从那一刻起,受到同事和难民们敬仰的费德尔校长,连同被士兵们找到的三名美国人就下落不明了,永远的下落不明。难民们纷纷逃离这片曾庇佑自己的地方。

至此,海维礼博士夫妇和费德尔校长倾其一生在岳阳打造的事业,都沦落到日军的铁蹄之下,有教师写道:“湖滨大学以前是个好地方,风景秀美,生活舒适,让人感觉愉快。但是,战争改变了一切。日本人进入后,这里只剩下肮脏和毁灭。30多栋校舍当中的18栋被完全摧毁,剩下的16栋严重受损,漂亮的香樟林99%被砍了,道路也被覆盖。我们1946年从湘西回来时,映入眼帘的校园就像一片荒野——只剩下断壁残垣。”

海爱义小姐的师生队伍将脚步停在了沅陵。这里虽然是大后方,可遭受日军的轰炸不亚于岳阳,西迁的人员有不少被炸死炸伤。海爱义小姐愤而率领她的队伍,顶着红十字会的旗号参与到战地救护工作中,有一张图片记录了这样一幕:戴着臂章的海爱义小姐在躺满了伤员的战地医院查房。

1950年,人民政府接管湖滨大学,之后经过了漫长的变迁与离合。2015年前后,岳阳市将湖滨大学遗址从市委党校分离出来,划给洞庭湖旅游度假区管理。国家文物局拨款1.3亿元,将整个校园修葺一新,确定为湖滨大学景区,沉寂的校园从此四季游人如织。在应聘为其撰写校史时,隐含于资料中的费德尔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故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特记于此,以寄托我由衷地致敬。

周钟声



《中国村落史》(上、下) 胡彬彬 著

编者按

8月21日,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发布讣告,我国著名村落文化研究学者、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原主任胡彬彬先生,因病于2025年7月21日逝世,享年66岁。

胡彬彬先生1959年11月出生于湖南双峰。2003至2014年,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、湖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,2011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。2014至2023年,任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2015年,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工程。2016年,入选第二批国家“万人计划”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。曾任湖南省政府参事、湖南省政协常委、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。

胡彬彬先生是中国村落文化理论体系的创建者,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研究,寻访了全国7000多个村落,创建了“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”,不仅将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推向了国家文化保护战略,也将中国村落文化研究引入国家人文科学研究的领域。学术研究成果涉文物学、建筑学、历史学、人类学、民俗学、宗教学等多个学科。出版《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概论》《中国村落史》《湘湖建筑》《湘湖壁画》《宝庆竹刻》《湘西木雕》等学术专著二十多种。



2019年6月,胡彬彬在浙江省云和县考察。 通讯员 摄



湖滨大学的教学楼。

通讯员 摄